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漁獵篇第七十二

慈悲篇第七十四

漁獵篇 此有二部

述意部第一

蓋尋如來設教深尚仁慈菩戒之科殺害為重眾生貪濁愛戀已身刑害他命保養自軀由著滋味漁捕百端含彼甘肥罝羅萬種或擎鷹放犬馳涉山丘揮劍提戈穿林藪或垂綸河海布網江湖香餌鉤魚金丸彈鳥遂使輕鱗殞命弱羽摧年六眾新胎巢無舊卵既窮草澤命侶游歸恭是脂消鼎鑊宍碎枯形識附業中竟傺盤裏何期已身可重彼命為輕遂喪彼身形養己軀命並存口腹不顧酸傷但為庖廚橫加屠割致使怨家儔隙偏在其中債主逐隨滿空界不善業相以自莊嚴諸惡律儀無時暫捨菩薩為此皺眉大士由茲拔淚但惟四生遞受六道輪迴或此身怨

法苑珠林卷七十三　第二張　戊申

痛苦是至親羈世客亦令成疏友改
形易貌不復相知彼沒此生何由可
測但慈悲之道救拔為先菩薩之懷
愍濟為用常應徧游地獄代其受苦
廣度衆生施以安樂也

引證部第二

如涅槃經云有十六惡律儀何等十
六一者為利餧養羔羊肥已轉賣二
者為利買已屠殺三者為利餧養猪
豚肥已轉賣四者為利買已屠殺五
者為利餧養牛犢肥已轉賣六者為
利買已屠殺七者為利養雞令肥肥
已轉賣八者為利買已屠殺九者釣
魚十者獵師十一者劫奪十二者魁
膾十三者網捕飛鳥十四者兩舌十
五者獄卒十六者呪龍能為衆生永
斷如是十六惡業是名修戒
又雜阿毗曇心論云有十二種住不
律儀一屠羊二養雞三養猪四捕鳥
五捕魚六獵師七作賊八魁膾九守獄
十呪龍十一屠犬十二伺獵屠羊者
謂殺羊以殺心若養若賣若殺悉名
屠羊養雞養猪亦復如是捕鳥者若殺

[illegible]
鳥自活擒魚獵師亦如是作賊家常
行劫害魁膾者主殺人自活守獄者以
守獄自活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自活
屠犬者旃陀羅伺獵者王家獵主
又對法論云不律儀業者何等名為
不律儀者可謂屠羊養雞養豬捕
鳥捕魚獵鹿罝兔劫盜魁膾害牛縛
象立壇呪龍守獄讒搆好為損等屠
羊者為欲活命屠養買賣如是養雞
豬等隨其所應縛象者常處山林調
執野象立壇呪龍者習呪龍蛇戲樂
自活讒搆者以離間語毀壞他親持
用活命或由生彼種姓中或由受持彼
事業者謂即生彼家若生餘家如其
次第所期現行彼業決定者謂身語
方便為先決定要期現行彼業是名
不律儀業
又出曜經云南海岸涌濤浸灌有
三大魚流入淺水自相謂言我等厄
此及浸水未滅宜可逆上還歸大海
復乘水尋不得越過第一魚者盡力
跳身得度次魚復漸草獲過其第三
魚氣力消竭為獵者得之佛見而說

法苑珠林第六十四　第四張　戒　大純

偈曰
是日已過　命則隨減　如魚少水
斯有何樂
又菩薩本行經云波斯匿王有一大
臣名曰師質財富無量應時得度時
舍利弗為說經法師質聞法不慕榮
貴求欲出家便以居業盡以付弟剃
頭鬚髮而著袈裟便入深山坐禪行
道其婦愁憂思念前夫不順後夫
其弟見嫂思念恐兄反戒還奪基
業便語賊帥雇汝五百金錢斫彼沙
門頭來賊帥受錢往到山中見彼沙
門沙門語言我唯弊衣無有財產汝
何以來賊即答言汝弟雇我使來殺
汝沙門語賊我新作道人不解道法
且莫殺我須我見佛少解經法殺我
不遲賊語之言今必殺汝不得止也
沙門即擧一臂而語賊言且斫一臂
留我殘命使得見佛時賊便斫一
臂持去與弟於是沙門便往見佛佛
為說法汝無數劫來割截其頭手脚
之血多於四大海水積身之骨高於
須彌涕泣之淚過於四河飲親之乳

法苑珠林第五十四　第五張　戲安

多於江海一切有身皆受衆苦皆從
習生有斯衆苦唯當思惟八正之道
聞佛所說霍然意解即於佛前得阿
羅漢道便放身命而般涅槃賊擔其
臂往持與弟便持臂著於婦前語其
婦言常云思念前婿此是其臂其婦
悲泣便往白王王即推校如實不虛
便殺其弟諸比丘問佛而此沙門前
世之時作何惡行今見斫臂修何德
本今值世尊得阿羅漢佛告諸比丘
乃昔過去波羅㮈國有王名婆羅達
出行游獵馳逐走獸迷失徑路不知
出處草木參天無餘方計而得來出
大用恐怖遂復前行見一辟支佛王
問其言迷失徑路從何得出軍馬人
衆在於何所時辟支佛臂有惡瘡不
能舉手即便持脚示其道徑王便瞋
恚此是我民見我不起及持一脚示我
道徑王便拔刀斫斷其臂時辟支佛
意自念言王若不自悔責當受重罪
無有出期於是辟支即於王前飛昇
虛空神足變現時王見已以身投地
舉聲大哭悔過自謝唯願下來受我

懺悔時辟支佛即便來下受其懺悔 [illegible]

時辟支佛便入涅槃王收起塔華香

供養常於塔前懺悔求願而得度脫

爾時王者此沙門是由斫辟支佛臂

五百世中常見斫臂而死至于今日

由懺悔故不墮地獄而得度脫成阿

羅漢道佛告比丘一切殃福終不朽

敗諸比丘聞莫不驚悚

頌曰

樂由放逸　苦已憂身　榮位寵辱

危若浮雲　漁獵好殺　違慈損神

怨塗反報　楚痛何申

感應緣　略引十四驗

楚養由基善射術

諸葛恪出獵有怪如小兒

魯桓公被齊襄公殺為怪

晉譙郡周子文等游獵受現報

宋阮稚宗好獵現受苦報

梁郡文立以屠為業現報大患

隋王驃騎將軍好獵女狂如兔

隋鷹揚郎將姜略好獵見群鳥索命

隋冀州外邑有小兒燒雞卵食現報

唐遂安公李壽好獵被犬許生割肉

[illegible]

唐曹州人方山開好獵現報受苦

唐汾州人劉摩兒好獵現報受苦

唐隴西李知禮好獵現報受苦

唐晉州屠兒殺豬有徵驗

楚王游于苑白猨在焉王命善射者令射之數發猨搏矢而嬉乃命由基養由基撫弓則猨抱木而號及六國時更羸謂魏王曰臣能為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曰可有間鴈從東方來而更羸虛發而鳥下焉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申手欲引人恪令申去故地去故地則死既而參佐問其故以為神明恪曰此事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其精如小兒見人則申手欲引人名曰傒引去則死毋謂神明而異之諸君偶未之見耳 右二緣出搜神記

魯桓公夫人文姜者齊襄公之妹也桓公與文姜俱到于齊齊襄公通其妹焉桓公謫責文姜文姜告襄公襄公怒乃與桓公飲酒桓公出襄公使公子彭生送桓公於車彭生多力乃

拉桓公脅桓公薨於車中魯人告于
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
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何辭
以告于諸侯請以彭生除恥辱也齊
人歸罪於彭生而殺之後襄公獵于
貝丘有大豕從者曰目見豕乃彭生
也襄公怒曰彭生何敢見乎射之豕
乃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而還
其日連稱管至甫二人作亂遂殺襄
公焉 出冤魂志
續搜神記曰晉中興後譙郡周子文
家在晉陵少時喜射獵嘗入山獵忽
山岫間見一人長五丈許捉弓箭箭
頭廣二尺許白如霜雪忽出喚曰
阿鼠 子文小字 子文不覺應曰諾此人
牽弓滿鏑向子文文便失魂厭伏
續搜神記曰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
為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
白帶來謂射人曰我有讎剋明當戰
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人曰自可助
君耳何用為別答曰明食時君可出
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
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

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尒
唯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
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引弩射
之黃蛇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
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慎勿復來
來必為禍射人曰善還停一年獵所
獲甚多家致巨富數年後憶先山多
肉忘前言復更往獵復見先白蛇人
語之言我語君勿復來君不能見用
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
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
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死
呂氏春秋曰湯見設網者四面張而
祝之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方
來者皆羅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
其孰如此
宋阮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
隨鍾離太守阮悟在郡悟使稚宗行
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焉行達民
家悅忽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為死轝
出外門方營殯具經夕能言說初有
一百許人縛稚宗去行數十里至一
佛圖僧衆供養不異於世有一僧曰

汝好漁獵今應受報便取雜宗皮剥
臠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
水鈎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爲鱠狀又
鑊煮大鑪炙初悉糜爛隨以還復痛惱
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不雜宗便叩
頭請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
一灌除罪五百雜宗苦求多灌沙門
曰唯三足矣見有蠶數頭道人指曰
此雖微物亦不可殺無論復巨此者
也魚肉自死者可噉可齊會之日悉
著新衣無新可澣也雜宗因問我行
獵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三
人自知罪福知而故犯唯汝愚矇不
識緣報故以相誡因令便蘇數日能
起由是遂斷漁獵云 右一驗出冥祥記
梁小莊嚴寺在建康定陰里本是晉
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
時有鄧文立者世以其屠爲業嘗欲
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爲不祥即加
剗剖鹿懷一麛尋當產育就庖哀切
有惻害心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
並壞因生慚愧深起悔責乃求道度
禪師發露重懺立大誓願捨家資

迴買此地為立伽藍見梁京寺記云

隋開皇末年代州人姓王爲驍騎將軍在蒲州鎮守性好畋獵所殺無數有五男無女後生一女端美見者皆愛哥之父母鍾念不同凡人既還鄉里里人親族爲作衣服而共愛養之女年七歲一旦失去無處求覓鄰里戲藏訪問不見諸兄乘馬遠見乃見去家二十餘里馬追不及兄等以數十騎共圍而始得之口中作聲如似兔鳴足上得刺盈掬經月餘日不食而死父母悲痛不能自制良由父獵殃及女受合家齋戒練行不絶大理寺丞蔡宣明曾爲代府法曹爲臨說之

隋鷹揚郎將天水姜略少好畋獵善放鷹犬後遇病見群鳥千數皆無頭圍繞略牀噭鳴曰急還我頭來略輒頭痛氣絶久蘇因請衆僧悉爲諸鳥追福許之皆去既而得愈差已終身絶其酒肉不殺生命臨在隴右見姜略已年六十許自說云耳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

三常盜隣雞卵燒煨食之後朝村人
未起其門外有人扣門呼此兒聲父
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
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
因引兒出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
種且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
面門樓丹素甚嚴兒怪曰何時有此
城使者呵之勿使言因至城北門令
小兒前入小兒入閫城門忽閉不見
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
沒踝小兒忽呼噭走趣南門垂至即
闔又走趣東西亦皆如是未到則開
既至便闔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
衆皆見此兒在耕田中口似啼聲四
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邪旦來如此
遊戲不息至日食時採桑者皆歸兒
父問曰見吾兒不採桑人荅曰父兒在
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村外遙見
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
不見見父而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
脛已上血肉燋乾其膝已下洪爛如
炙抱歸養療脛已上肉如故膝已下
遂為枯骨鄰里聞之競問緣由荅

見如前諸人看其走處足蹟通利了
無灰火良因罪業觸處見獄者是邑
人男女無論大小皆持齋戒至死無
犯有大德僧道慧法師本冀州人
具為臨說同其隣邑也
唐文州都督遂安公李壽始以宗室
封王貞觀初罷職歸京第性好畋獵
常籠鷹數聯殺他狗餧鷹既而公疾
見五犬來責命公謂之曰殺汝者奴
自在耶且我等既一不益汝食自為門
通達之過非我罪也犬曰通達豈得
首過而枉殺我等要當相報終不休
也公謝罪請為追福四犬許之一白
犬不許曰我既無罪殺我又未死間
汝以生割我肉臠臠苦痛吾思此毒
何有放汝耶俄見一人為之請於犬
者曰殺彼於汝無益放令為汝追福
不亦善乎犬乃許之有須公蘇遂患
偏風支體不隨於是為犬追福而公
疾竟不差除延安公竇惲云夫人之弟
為臨說之耳 右一則出冥報記
唐晉州城武人方山開少善弓矢尤
好畋獵以之為業所殺無數貞觀十一

法苑珠林卷第十四　第十三張　奚

年死經一宿蘇云初死之時被二人
引去行可十餘里即上一山三鬼共
引山關登梯而進上欲至頂忽有一
大白鷹鐵爲觜爪飛來攫開左頰而
去又有一黑鷹赤鐵觜爪攫其右肩而
去及至山頂引而聽事見一官人被服
緋衣首冠黑幘謂山關曰生平有何
功德可並具言之對曰立身已來不
修功德官曰可且引向南院觀望二
人即引南行至於一城非常嶮峻二
人扣城北門數下門遂即開見其城
中赫然總是猛火門側有數箇毒蛇
皆長十餘丈頭大如五斗甴口中吐
火如欲射人山關恐懼不知所出唯
知叩頭念佛而已門即自關乃還見
官人欲遣受罪侍者諫曰山關未合
即死但恐一入此城不可得出未若且
放令修功德官人放之令前二人送
之依其舊道而下復有飛鷹欲攫之
賴此二人援之免脫下山遂見一坑
其中極穢逡巡之間遂被二人推入
須臾即蘇爪跡極深終身不滅山關
於後遂捨妻子以宅爲佛院常以讀

[illegible]

誦爲業
唐汾州孝義縣泉村人魏摩兒至
顯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遇患而終
其男師保明日又死父子平生行皆
險詖其隣有祁龍威因採樵被車
輾死經數日而蘇乃見摩兒男師保
在鑊湯中須臾之閒皮宍俱盡無復
人形唯見白骨如此良久還復本形
龍威問其故對曰爲我射獵故受此
罪又謂保曰卿父何在對曰我父罪
重不可卒見卿旣即還請白家中爲
修齋福言訖被使催促前至府舍見
館宇崇峻執仗者二十餘人一官人
問之曰汝比有何福業對曰龍威去
年正月在獨村看讀一切經脫衫一
領布施兼受五戒至今不犯官人
乃云若如所云無量功德何須來此
乃索簿勘見簿曰其人合死不虛
側注云受戒布施福助更合延壽乃
遣人送還當即蘇活
唐隴西李知禮少趫捷善弓射能
騎乘兼攻放彈所殺甚多有時罩
魚不可勝數貞觀十九年微患三四日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第十六張 武

即死乃見一鬼并牽馬一匹大於俗
聞所乘之馬謂知禮曰閻羅王追
公乃令知禮乘馬須臾之閒忽至王
前王約束云遣汝討賊必不得敗敗
即殺汝有同侶二十四人向東北望
賊不見邊際天地盡昏埃下如雨知
禮等敗語同行曰王教嚴重寧向前
死不可敗歸知禮迴馬前射三箭以
後諸賊似稍却縮數滿五發賊遂敗
散事畢謁王王責知禮汝敵雖退何
為初戰之時即敗以麻髮并縛手
足臥在石上以大石鎮而用磨之前
後四人體並潰爛支到知禮勵聲叫
曰向者賊敗並是知禮之力還被王
殺無以勵後王遂釋放吏無譴者恣
意濤行凡經三日向東西北出行入
一牆院會戰一群可滿三畝餘地總
來索命漸相逼近合射殺一雖犬
直向前齧其面方及身體無不被傷
見二大鬼各長一丈五尺圍亦如之
共剝知禮皮突須臾總盡唯面及目
白骨狀見五藏及以此內令乞禽獸
其哭盡而復生生而復剝如此三日

[illegible]或

昔每之王不可勝記鬼大鬼又倘

獸等及猴猴失知禮個不見一物

迷郎滿閣莫失知所之意中似

如一路千里復見一鬼途及知禮乃

以錢龍里之有無數魚靈來要食

良久見途到迴魚亦不見其家舊供

養一倡其倡先死來與家禮主能語

知禮三福越大飢接之三九白物如

東今禮事之時便大飽而語之曰

福越還家倡亦別去禮到所居宅地

見一大坑其中有諸槍矟攢植不可得

過見其兄女并婢責箱并有錢絹

及一器飲食在坑東北知禮心中將

此婢及以姪女游戲意甚怪之迴首

北望即見一鬼提劍直進知禮惶懼

委身投坑即得蘇也自從初死至蘇

重生凡經六日後閻家中乃是姪女

持紙錢頭解送知禮當時所視乃見

銅錢絲絹也右二驗出冥報記

唐顯慶三年徐王任晉州刺史之時

有屠兒在市東街殺一猪命斷湯燖

皮毛並落死經半日會殺餘猪未久

開解至曉以刀破腹長劃腹下一刀

[illegible] 第十八張

刃猶未入腹其猪忽起走出門直入
市西壁至一賢者店内牀下而卧市
人競往看之屠兒猶執刀逐走看者
問其所由屠兒荅云我一生已來殺
猪未曾聞見此事猶欲將去看者數
百人皆瞋責屠兒競出錢贖得諸人
共爲造舍安置身毛久始得生腿下
及腹下瘡瘢差已作大肉疣瘢如臂
許出入往來常不汙其室性潔不同
餘豬至四五年方卒 并州晉陽縣人王同仁任王府祿正具見說之

慈悲篇第七十四 此有五部

述意部 菩薩部 國王部

畜生部 觀苦部

述意部第一

夫含生稟氣皆有靈智蠢動翾翔
咸知畏死致使菩薩興行救濟爲先
諸佛出世大悲爲本所以臨河羨魚
不如結網觀他受福不如行因是故
將求其報莫若先興其善貴賤等
施黑白心平三寶福田四生同敬並
須臨時救濟給引衣食盤捧撻之珍
撤耳目之玩捐已奉施隨之以喜信
夫蓋罰以獎其意玉帛以表其誠身

肉骨髓尚不貪戀況復外財生愛
著菩薩行行亦不待懷雖心不待物
而物亦筌心心物兩備福智雙行矣
菩薩部第二
如大集經云佛言我昔爲於一切衆
生修菩薩行爲此法眼於諸衆生起
大慈心捨已身血猶如大海與諸乞
者捨頭眼耳如毗福羅山捨鼻舌等
如十突盧那捨手脚等如毗福羅山
捨皮施等可覆一閻浮提亦捨無量
象馬奴婢妻子及以王位國土城邑
宮殿村落等與諸乞者於諸佛所受
持禁戒而無缺犯二佛所無量供
養二佛所稟受無量那由他百千
法門受持讀誦善修三昧我亦恭敬
無量三乘四果聖人父母師長上摘善
之者無救護者爲作救護無歸依者
爲作歸依無趣向者爲作趣向令其
安住我已如是於彼三大阿僧祇劫
慈愍一切苦惱衆生故發大堅固勇
猛之心久修無上菩提之行今於此
皆同無開無大道師像法之時於如
是等諸衆生中發心願成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欲於三乘菩提令
不退轉復願救度三惡衆生安置
善道及涅槃樂
又雜寶藏經云尒時如來被加陀羅
刺刺其脚足血出不止以種種藥塗
不能得差諸阿羅漢於香山中取藥
塗治亦復不除十力迦葉至世尊所
作是言曰若佛如來於一切衆生有
平等心於羅睺羅提婆達多等無有
異者脚血應止即時血止瘡亦平復
故知諸佛大衆於諸含識平等無異
又四分律佛言乃往過去世時有王
名曰慧燈乃使閻浮提人若男若女
能言之者皆行十善王初生時有八
萬四千藏自然而出於四天道隨所
求索者一切施與時天帝釋便作是
念此王慧燈隨其所索一切施與將
恐來世奪我坐處我今寧可往試為
以無上道故施為以退轉耶即化作
男子自相謂言王慧燈教我等行十
惡殺生乃至邪見時諸大臣皆往白
王王荅言不我先有是語令閻浮提
人能行之類皆行十善不殺生乃至

菩薩本生論卷三 第十張

不亦見我當爲王是故無是語汝等
今可嚴駕象乘我當自行教化國人
天象既至王即便乘王言可示我彼
人言我教國人行十惡者彼即示王
王問言慧燈教汝行十惡耶答言實
尒王復問言可有方便行十善不答
言有問言何者是耶彼答言若得成
就菩薩生食其肉飲其血乃得行十
善時王慧燈作如是念我於無始世
已來經歷衆苦輪轉五道或受截手
截脚耳鼻出眼截頭竟何所益即取
利刀自割股肉以器盛血授與彼人
而告之曰善男子汝可食飲此肉血
奉行十善時彼男子不堪王慧燈威
德即没不現忽有天帝而在前立問
王言王今布施爲一天下二三四天
下耶爲日月天帝釋魔王梵王耶王
荅言我布施不爲天下乃至魔梵等
我作意欲求無上正具一切智度未
度者解未解者未得涅槃者令得
涅槃度生老病死憂悲苦惱如是等
者時天帝釋便作是念我今令王慧
燈以此瘡死者甚非所以當以天甘

露灑其身上即便灑之宿即平復 [illegible]
如故佛告毘沙王言尒時利益衆生
王者豈異人乎即今父王白淨是也
時王第一夫人者今母摩耶是時王
慧燈者即我身是我於前世教化閻
浮提數人皆行十善以是因緣故足
下千輻相輪輪郭成就光明晃曜照
三千大千國土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告諸善男子
我於往昔過無量阿僧祇大劫尒時
此土名無塵彌樓獻彼大劫百歲世
人蓮華香如來像法中我爲閻浮提
輪王名曰無勝我及千子並發菩提
俱共出家於蓮華香如來法中具修
梵行唯有六子不欲出家不發菩提
我數教語何不出家六子即報王言
我不能出家王復問言汝等何不發
菩提心彼言若能以一切閻浮提與
我等者當發菩提我聞甚喜已令一
切閻浮提人住三歸八齋又勸三乘
令此閻浮提以爲六分持與六子勸
以菩提我即出家具修梵行彼六王
子不相和順興兵交戰各不自寧令

閻浮提極大飢饉天不降雨五穀不
成草木不生我即思惟今正是時應
以身施血宍充足捨林而去往詣中
國上障水山上立大誓願時阿須羅
宮皆悉大動彌樓傾搖海水波涌天
及諸神皆悉悲泣我時即從山上便
自投身以本願故即成宍山高一由
旬縱廣正等人民鳥獸來食血宍
以本願故晝夜生長漸漸乃高一千
由旬正等亦尒四邊皆有人頭悉具
髮眉眼耳鼻舌口齒彼諸人頭高聲
唱言咄汝諸衆生各隨所欲恣意取
之血宍六根身得充滿從意所求二
乘之心乃至有求人天福者或有食
血宍者或有取眼取耳取鼻取唇取
齒取舌者以本願故尋即還復不盡
不減乃至十千年中以身血宍充滿
一切閻浮提人夜叉鳥獸於十千年
中施眼如恒沙施血猶四大海施已
身宍若千須彌以舌施人如鐵圍山
以耳施與如中彌樓以鼻施與猶若
大彌樓山我以齒施如耆闍崛山我
身皮施徧娑呵剎善男子觀我於十

千年中以一身命如是無量阿僧祇
施以無量阿僧祇衆生無一念須臾
生悔心即立大願若我得成阿耨菩
提意如是滿者如是普捨十方殑伽
河沙數五濁佛土中以身宍充彼衆
生河沙大劫若我是願意不滿者令
我永不見十方諸佛不成菩提亦使
令我不聞三寶三乘之聲亦使我常
處阿鼻地獄
又大悲分陀利經云佛言我憶無量
劫時此佛刹名日月明於五濁時我
於此閻浮提為轉輪王名曰燈明以
善勸化一切衆生我時出遊觀園見
有一人反縛兩臂極為急切即問諸
臣此人何罪諸臣答言此誑王法敢
是天民常由輪課六分輸一此人違
命即告諸臣速放斯人儲粮蘇油
勿苦索之臣答王言終無有人能以
善心輸王諸物所可日日給王夫人
及諸眷屬廚供所須皆從民出自
非王力終不可得我時愁憂却自思
惟此之王位今當付誰我有五百子
皆勸以菩提即今此閻浮提為五百

分付與諸子即捨諸林求仙苦行常
遊大海互憂曇波羅林中坐禪食果
草根用濟身命漸漸不久得五神通
尒時閻浮提有五百商人入海採寶
獲衆寶聚其中商主名曰酒王小福
力故得如意摩尼從彼寶洲多取衆
寶及與摩尼始發引時海水波涌諸
龍惱亂海神啼泣中有龍仙名曰馬
藏寶是菩薩以本願故生於其中彼
摩訶薩擁護商客安隱度海自還
所住隨彼商客有惡羅刹常逐於
後伺求其便彼於晝日放暴風雨使
諸商人迷失徑路不知所趣極甚恐
怖發大音聲啼號悲泣求諸天神
風雨神等乃至稱喚父母所愛兒息
之聲尒時我以天耳聞彼音聲即生
慰喻汝等商人勿得恐怖我當示導
汝等徑路令汝安隱至閻浮提我於
尒時即以緡帛而自纏手內著油中
以火然之發至誠言我於林中三十
六年游四梵處為益衆生故食衆果
既化八萬四千諸龍夜叉令住不退
轉以是善根令我手然使此商人

至閻浮提如是手從經於七日七夜
彼諸商人安隱得到即自立願如
此珍寶若我得成阿耨菩提令我
得為商主操如意珠於此佛土一切
十方殑伽河沙數五濁空佛土中雨
於衆寶二一方中七反雨於種種衆
寶隨意充足無量阿僧祇衆生令
住三乘又大丈夫論提婆菩薩說偈
云
福德善丈夫 悲心施惠手 拔貧窮淤泥
不能自出者
如菩薩布施諸貧窮者皆來歸向
如曠野樹行人熱時皆往歸趣菩薩
愛樂名勝得解脫若有人來語菩
薩言有乞者來菩薩歡喜即以財物
而賞使者菩薩即以餘物而與乞者
歡喜愛敬求者言乞作此語時懷
憐愍心若有乞者不知菩薩體性樂
施菩薩執手歡喜與語猶如親友壞
彼不知使生知想傍人見之亦復歡
喜若見乞者語言汝來欲須何等隨
意而取安慰之言善來賢者莫生
恐怖我當為汝作依止處使彼乞者

心得清涼若如是施名為生人若不
如是名為死人若不求者自往施之
有來求者尚捨身命況復財物若無
悲心不名為施若有悲心施即是解
脫雖復大富名貧窮者富者雖與無
悲愍心雖名曰與不名施主悲愍心
施是名施主若求報施名為施者商
賈之人亦可名施若求報施果報猶
尚無量況有悲心不求報施果報何
可稱計若求報施唯可自樂不能救
濟徒自疲勞悲心施者能有救濟後
得果時能大利益修施者得富修定
者得解脫修悲者得無上菩提果中
最勝
菩薩思惟因彼乞者得證菩提我今
因施得無比樂因中施樂猶尚如是
況無上菩提如是乞者其恩甚重無
以可報若以財寶不足報恩當以無
上菩提而施與之以我福故願使乞
者於將來世亦如我今成大施主得
無上菩提不念恩者無有悲心若無
悲心無有行施若不施者不能濟度
衆生生死若不行施須敬悲心如以

書石乃知眞爲假便怨家亦如親友

諸經要集卷第十四　第十八張　[illegible]　流

國王部第三

如佛說曰明菩薩經云佛言過去閻浮提有國王名曰智力常行佛事深信三寶時有比丘名曰至誠意常持三昧慈哀衆生王欲見是比丘無有猒極是比丘髀上生大惡瘡國中毉藥所不能愈王慈大悲即爲淚出時二萬夫人同時悲念於時王臥夢中有天人來語王言若愈是比丘病者當得生人宍血飲食之即得愈矣王寤驚悸不樂念是比丘病重乃須彼藥法所難得勑問臣下王第一太子字曰智止白王莫悲莫愁憂之血宍最爲賤微還入齋室持刀割髀取宍及血持送與比丘比丘得服之瘡即除愈身得安隱王聞得愈大喜悅澤意存比丘不念子痛持是歡喜各有至心大子亦自平復良由行同佛心身割得復也

又雜寶藏經云昔有王子兄弟二人被驅出國到曠路中粮食都盡弟即殺婦分宍與其兄嫂嫂便食之兄得此宍藏弃不敢食之自割脚宍夫婦

共食弟婦宍盡欲得殺嫂兄言莫殺
以先藏宍還與弟食既過曠路到神
仙住處採取華果以自供食弟後病
亾唯兄獨在是時王子見一被刖無
手足人心生慈悲採取華果活彼刖
人王子爲人少於欲事採華果去
其婦在後與刖人通以有私情深疾
其夫於一日中逐夫採華至河岸邊
而語夫言取樹頭華果夫語婦言下
有深河或當墯落婦言以索繫腰我
當挽索小近岸邊婦推其夫墯著河
中以慈善力隨水漂而去不沒死於
河下流有國王崩彼國相師推求國
中誰應爲王遥見水上有黄雲蓋相
師占已黄雲蓋下必有神人遣人水
中而往迎接立以爲王王之舊婦擔彼
刖人展轉乞索到王子國國人皆稱
有一好婦擔一刖壻恭承孝順乃聞
於王王聞是已即遣人喚來到殿前
王問婦言此刖人者實尒夫不荅言
實是王時語言識我不耶荅言不識
王言汝識某甲不諦向王看然後慚
愧王故慈心遣人養活佛言欲知王

者則我身是尒時病者今彌勒菩薩
女帶木杖誘我者是尒時剛子是者
今提婆達多是 [illegible]
文善權本行經云佛告王曰過去無
時此閻浮提有國名不流沙王名
婆揭寧夫人字跋摩竭提時世穀
貴人民飢餓加有疫病時王亦病夫
人自出祠天階邊有一家夫行不在
時婦産兒又無婢使産後飢虛復無
有食便自念言今死垂至更無餘計
自欲噉兒即便取刀適欲殺兒心爲
悲感擧聲大哭尒時夫人欲還宮中
聞此婦人悲聲慘切愴然憐傷便
往聽之而此婦人適欲擧刀欲殺其
子便自念言何忍噉其子寧作是念
已便復啼哭夫人便入其舍就而問
之何以啼哭欲作何等婦具荅之夫
人聞之心爲悼愍語言莫殺其子我
到宮中當送食來婦人荅言夫人尊
貴或復稽遲或能忘之而我今日命
在呼吸不過時節不如自噉其子以
用濟命夫人聞言更得餘宍食之可
不荅言誠得濟命不問好醜也於是

義林第十四　十三張　[illegible]

夫人即便取刀自割其乳便自顧言
今我以乳持用布施濟此危厄不顧
作輪王帝釋魔王梵王持此功德用
成無上正眞之道即便持乳與此婦
人適欲舉刀便割一乳應時三千大
千世界爲大震動天帝觀之見其夫
人自割其乳痛其危厄時天帝釋無
數諸天即時來下住虛空中皆爲悲
泣住夫人前而便問言汝今所施甚
爲難及求何願耶夫人答言持此功
德用求無上正眞之道度脫一切衆
生苦厄天帝答言汝求此願以何爲
證於是夫人即時立誓我今所施功
德審諦成正覺者我乳尋當平復如
故其乳尋時平復如故天帝讚言成
佛不久諸天歡喜即便現形歎夫人
言汝今所施得無悔恨以爲痛耶答
言我今所施用求佛道無悔痛者今
我女身變成男子立誓已訖應時變
爲男子諸天讚言成佛不久是時國
中衆病消除穀米豐賤人民安樂却
後王崩即拜爲王人民熾盛國遂興
隆佛告王言尒時夫人者今我身是

不惜身命令得成佛大衆歡喜作禮 [illegible]

而去

畜生部第四

如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不食宍經
云佛住摩伽提國寂滅道場彌迦女
村自在天寺精舍時有迦波利婆羅
門子名曰彌勒軀體金色相好具足
威光無量來至佛所時有結髮梵志
五百人等遙見彌勒清淨白佛言世
尊如此童子光明無量與佛無異於
何佛所初發道心受持誰經爲我解
說佛告式乾梵志汝今諦聽當爲汝
說乃往過去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時
有世界名勝華敷佛號彌勒常以慈
心教化一切彼佛說經名慈三昧光
大悲海雲若有聞者即得超越百億
萬劫生死之罪必得成佛時彼國中
有大婆羅門名一切智光明聰慧多
智廣博衆經聞佛出世說慈三昧經
即便信伏爲佛弟子發菩提心而作
是言我今誦持大慈三昧經願於未
來必得成佛而號彌勒於是捨家即
入深山八千歲中少欲無事乞食自

活誦持此經一心除亂時連雨不止洪
水暴張仙人端坐不得乞食經歷七
日時彼林中有五百白兔有一兔王
母子三獸見於仙人七日不食而作
是言今此仙人為佛道故不食多日
命不云遠法幢將崩法海將竭我今
當為無上大法令得久住不惜身命
即告諸兔一切諸行皆悉無常眾生
愛身空生空死未曾為法我今欲為
一切眾生作大橋梁令法久住供養
法師尒時兔王告諸兔言我今以身
欲供養法師汝等宜當各各隨喜時
諸山樹神等即積香薪以火然之兔
王母子圍遶仙人足滿七帀白言大
師我今為法供養尊者仙人告言汝
是畜生雖有慈心何緣能辦兔白仙
人我自以身供養仁者為法久住令
諸眾生得饒益故作此語已即語
其子汝可隨意求覓水草繫心思惟
正念三寶尒時兔子聞母所說跪白
母言如尊所說無上大法欲供養者
我亦願樂作此語已自投火中母隨
後入當於菩薩捨身之時天地大動

乃至色界及以諸天皆雨天華持用
供養宍熟之後時山樹神白仙人言
兔王母子為供養故投身火中今宍
已熟汝可食之時彼仙人聞樹神語
悲不能言以所誦經書置樹葉上又
說偈曰

寧當然身破眼目　不忍行殺食衆生
諸佛所說慈悲經　彼經中說行慈者
寧破骨髓出頭腦　不忍噉宍食衆生
如佛所說食宍者　此人行慈不滿足
迷沒生死不成佛

時彼仙人說此偈已因發誓願我
世世不起殺想常不噉宍入白光明
慈三昧乃至成佛制斷宍戒作此語
已自投火坑與兔并命是時天地六
種震動天神力故樹放光明金色晃
曜照千國土時彼國人見此光者皆
發無上正眞道心佛告式乾汝今當
知尒時白兔王者今我身是時兔兒
者今羅睺羅是時誦經仙人者今此
衆中婆羅門子彌勒菩薩是時五百
群兔者今摩訶迦葉等五百比丘是
時二百五十山樹神者今舍利弗目

摶連等二百五十比丘是時千國王
跋陀婆羅等者今千菩薩是從我出
世乃至樓至於其中間受法弟子得道
者是佛告式乾菩薩求法勤苦歷劫
不惜身命投於火坑以身供養便得
超越九百萬億劫生死之罪時式乾
等五百梵志求佛出家成阿羅漢時
彼仙人投火坑已生於梵世乃至成
佛其食宍者犯於重禁後身生處常
飲熱銅

又大集經云佛言善男子過去世有
一師子王住深山窟常作是念我是
一切獸中之王力能視護一切諸獸時
彼山中有二獼猴共生二子時二獼
猴向師子王作如是言王若能護一
切獸者我今二子以相委付我欲餘
行求覓飲食時師子王即便許可時
彼獼猴留其二子付彼獸王即捨而
行是時山中有一鷲鳥王名曰利見師
子王眠即便摶取獼猴二子處嶮而
住時王寤已即向鷲王而說偈言

我今啓請大鷲王　唯願至心受我語
幸見為故放捨之　莫令失信生慚恥

鷲鳥王說偈報師子王曰

我能飛行游虛空　已過世界心無畏
若必欲護是二子　為我速應捨是身

時師子王言

我今為護是二子　捨身不惜如枯草
若我護身而妄語　云何得稱如說行

師子王說是偈已即至高處欲捨其
身命時鷲鳥王復說偈言

若為他故捨身命　是人即受無上樂
我今施汝獮猴子　願大法王莫自害

善男子師子王者即我身是雌獮猴
者即迦葉是雄獮猴者善護比丘尼
是二獮猴子者即今阿難羅睺羅是
時鷲鳥王者即舍利弗是是故為護依
止者不惜身命

觀菩部第五

如正法念經云孔雀菩薩為諸天說
若有悲心是人則去涅槃不遠名大
莊嚴於五道眾生若起悲心能破煩
惱云何地獄眾生而起悲心此諸眾
生苦自業所誑由此怨家之所造作
得不可喻種種苦大地獄等一百三
十六處眾生獄中地裂摩押斷截燒

者無救無歸東西馳走求自免不
可得脫而起悲心則得增長無量梵
福
若人利益衆生觀諸餓鬼種種飢渴
自燒其身如燒叢林四面馳走互相
蹋突焰火焚燒徧體熾然以求救護
無能救者此諸衆生何時當離種種
苦惱是名觀鬼而起悲心則生梵天
若人觀於畜生而起悲心應念其中無
量苦惱互相殺害互行水陸死法無
量互相殘害互相食啖此諸衆生何
時當脫是名觀畜生而起悲心若
有能生如是之念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六欲諸天而起悲心於六欲天受
天之樂不可譬喻種種山谷峯園
林而受快樂既受樂已業盡還退生
在苦處受大苦惱墮於地獄餓鬼畜
生東西馳走繞亂無知受大苦惱是
名觀天而起悲心則生梵天若人觀
於人中而起悲心以種種業生於人
中受苦樂果種種心性種種信解或
有貧窮係於他人以自存活如是觀
於五道衆生生五種苦已而興悲心

如是之人得勝安隱則得涅槃
又雜阿含經云尒時世尊以爪上土告
諸比丘於意云何我爪上土多為大
地土多比丘白佛世尊爪上土甚少
少耳其大地土無量無數不可為比
佛告諸比丘如是衆生能數數下至
一彈指須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有如
甲上土耳其諸衆生不能數數下至
如一彈指須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
者如大地土是故諸比丘常當數數
於一切衆生修習慈心又修行道地
經偈云

當發行慈心　念怨如善友　展轉在生死
怨曾為親族　譬如樹生華　轉成果無異
父母妻子友　宗親亦如是　其行慈心者
等意無憎愛　不問於遠近　乃應為大慈
等心行大哀　及至三界人　行慈如是者
其德逾梵天　刀刃不能害　縣官及火怨
邪思諸羅剎　蛇蚖電霹靂　師子并象虎
及餘諸害利　一切不敢近　無能中傷者

又善見律云若住處有虎狼師子下
極蟻子不得住若蟻有窟蟻子遊行
見食驅逐別處得住

集卷四 三十九 國

又雜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丘
過去世時天阿修羅對陣鬪戰阿脩
羅勝諸天不如時天帝釋軍壞退散
極生恐怖乘車北馳還歸天宮須彌
山下道經叢林林下有金翅鳥巢多
有金翅鳥子介時帝釋恐車馬過践
殺鳥子告御者言可迴車還勿殺鳥
子御者白王阿脩羅軍後來逐人若
迴還者為彼所困帝釋告言寧當迴
還為阿脩羅殺不以軍衆踐殺衆生
於道御者轉車南向阿脩羅軍遙見
帝釋轉乘而還謂為戰策即還退走
衆大恐怖壞陣流散歸阿脩羅宮佛
告諸比丘彼天帝釋於三十三天為
自在王以慈力故威力摧伏阿脩羅軍
亦當讚歎慈心功德又大悲經云佛
告阿難若復有人心住慈善當得十
一種功德利益何者為十一種一睡
眠得安隱寤則心歡喜二不見惡夢
三人非人愛四諸天擁護五毒不能
害六刀箭不傷七火所不燒八水所
不溺九常得好衣餚膳飲食牀座臥
具病瘦湯藥十得上人法十一身壞

命終得生梵天
又增一阿含經云介時世尊告諸比
丘有六凡常之力云何爲六小兒以
啼爲力女人以瞋爲力比丘以忍爲
力國王以憿慢爲力羅漢以精進爲
力諸佛以大悲爲力是故比丘當念
大慈悲力偈曰

能仁拾幻苦 聖意懸重昏 哀愍開攝受
訓誘方便門 法身徧法界 攄化指祇園
俱鎖五道縛 共解四魔怨 三脩枯愛馬
六念靜心猿 禪池澄定水 覺意動聲諠
慧風吹法鼓 振我無明根 常須近善友
開我未曾言

感應緣 略引五驗

隋沙門釋慧越
唐沙門釋道積
唐沙門釋慈藏
唐縣尉盧元禮
唐玄奘法師西國行傳

隋慧日道場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
山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
豹無擾曾有群獸來前因爲說法虎
遂以頭枕膝越便捋其鬚面情無所

畏衆咸覩之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開
皇末年召入慧日來歸楊州路中感
疾而卒停屍柩上有若生焉夜見焰
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
從足入竟夕不斷道俗併歎未曾有
也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積蜀人誦涅槃
經一部生常恒業凡欲宣述必先洗
滌身纖被服淨衣然後升座立性沈
審慈仁撫務諸有癩疾膿血纖氣者
積皆召集為補浣衣服治療同食而
不惡之時人怪問荅云境無染淨淨
穢由心心既不起愛憎何生以貞觀
初年五月終于本寺春秋七十時
屬炎燠屍不臭壞經停百日跏坐
如初道俗嗟異乃就身加漆興敬巴
蜀

唐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俗姓金氏
新羅國人年過小學神叡澄簡猒世
高蹤情欣方外獨靜行禪不避虎兕
持戒不群慈救為先深隱山居來往
絕粮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送與
鳥於藏手同共食之時至必介初無

乖候行感玄微乎有繼者言[?]當懷感
感慈哀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
於那[?]寐見二丈夫曰卿在幽隱欲為
何利藏曰唯為利生乃授藏五戒訖
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又告藏曰
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滅
於是出山國中士女受戒無窮至貞觀
十二年來至唐國既至京城慈利群
生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或盲者見道
病者得愈又樂靜夏坐奏勅雲際寺
安居三夏見大鬼神其數無量帶甲
持仗云將此金轝迎取慈藏復見大
神與之共鬪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
谷逢勃即就繩牀通告訣別其一弟
子又被鬼打幾死乃蘇藏即捨衣鉢
行僧得施又聞香氣徧滿身心神語
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至十七年
還歸本國具行佛教一同大國王請
於皇龍寺講菩薩戒本七日七夜天
降甘露雲霧電靄覆所講堂四部
驚嗟美聲彌遠因遘微疾卒於永
徽年中 右此三條出唐高僧傳
唐范陽盧元禮貞觀末為泗洲漣水縣

尉曾因重病悶絕經一日而蘇云有
人引至府舍見一官人過無侍衛元
禮遂至此官人座上據牀而坐官人
日侍者令一手提頭一手提脚擲元
禮於階下良久乃起行至一別院吏
進向南入一大堂中見竈數十百口
其竈上有氣直衝然如雲霧直上沸聲
喧雜 有同數千萬人元禮仰視見似
籠盛人懸之此氣之上云是蒸罪人
處元禮遂發願大語云代一切衆生
受罪遂解衣赤體自投於釜中因即
昏然不覺有痛須臾有一沙門挽元
禮出云知汝至心乃送其歸忽如睡
覺遂斷酒肉經三四歲後卒於洛右
此出冥報拾遺
唐奘法師行傳云婆羅痆斯國內有
列士池池西有三獸塔是如來脩菩薩
行時燒身之處昔劫初時於此林野
有孤兔猨異類相悅時天帝釋欲驗
脩菩薩行者降靈應化爲一老夫謂
三獸曰二三子善安隱乎無驚懼耶
曰涉豐水草游戲茂林異類同歡既
安且樂老夫曰聞二三子情厚意密

忘其老弊故此達寺今正飢乏何以
饋食曰幸少留此我躬馳訪於是同
心求覓狐沿水濱銜一鮮鯉猨於林
樹採菓俱來至止唯兎空還老夫謂
曰以吾觀之尒曹未和猨狐同志各
能役心唯兎空返獨無相饋以此而
言誠可知也兎聞譏議謂猨狐曰多
聚樵蘇方有所作猨狐競馳銜草曳
木既已蘊崇猛焰將熾兎曰仁者我
身卑劣所求難遂敢以微躬充此一
飡辭畢入火尋即致死是時老夫復
帝釋身除燼收骸傷歎良久謂狐
猨曰一何至此吾感其心不泯其迹
寄之月輪傳乎後世故彼咸言月中
之兎自斯而有後人於此建塔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四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
勑彫造